

一条安达鲁狗*

[西班牙] 路·布努艾尔

骆如茹、王来友译 郑黎明校

敬告读者：《一条安达鲁狗》的原始剧本曾多次发表，特别是刊登在《超现实主义革命》，《电影杂志》(1929年11月第6期)，《特写镜头》(第13期)和阿多·基罗乌献给路易斯·布努艾尔的书中。但是，通常的情况是，经过拍摄和剪接，完成的影片对原始剧本会做多处修改，不过这里并不很多。但是因为我们希望原样发表这部影片，所以，我们宁愿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将它记录下来。文中的小黑体字是和原始剧本一致的地方。请读者原谅该记录本中经常出现的重复。我们考虑了种种解决的办法，只有目前采取的这一方法既忠于原剧本，又忠于完成的作品。《一条安达鲁狗》是很值得花气力去读的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部影片的创作。

——原书编者

《超现实主义革命》是我唯一授权发表我这个剧本的刊物，这毫无保留地证明了我完全赞同超现实主义思想和行动。没有超现实主义，就没有《一条安达鲁狗》。

大多数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认为这是“一部成功的影片”。但是，面对那些趋尚时髦的人们（即使这种时髦损害了他们的根深蒂固的信念），面对那个卖身求荣，缺乏真诚的报界，面对着那一群在这个只不过是绝望的、

~~~~~  
\* 本片音乐采用《国际唱片精选》中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》的录音，法兰克福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，卡尔·邦贝尔赫尔指挥。它的配音是1960年按照布努艾尔的意见，在第一次放映时用唱片配音的基础上进行的。——原编者注

狂热的杀人号召中，居然找出了“美”或“诗意”的群氓，我又拿他们怎么办呢？

路易斯·布努艾尔

《超现实主义革命》第12期，巴黎，1929年12月15日

【有一次，……】

两只手磨着剃刀的大近景。左腕上戴着一只男式手表。

一个男人头部的特写，他的视线朝下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（这就是布努艾尔本人）。他略微眨眨眼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就是磨剃刀的那个人。背景处，从离他很近的窗户透出一片漫射光。提一下他穿的衬衣是必要的：这是一件无领敞口的、竖条纹的衬衫。

黑夜中的阳台。阳台前，一个男人在磨剃刀。

又一次出现双手磨剃刀的镜头。身后是木板门的门框和门闩。男人用拇指指甲试了试剃刀。镜头再一次推进男人的脸部，他抽的烟卷一直叼在嘴边。摄影机向后拉成男人膝部以上的镜头。他站在门前，开门走出去。摄影机摇跟着他到阳台，他靠着阳台，注视着天空。

男人隔着玻璃窗注视着天空，看见……，一片浮云飘向一轮满月。

从男人的胳膊肘撑在阳台上的镜头转为 黑暗的天空的镜头。但是，银幕的左边是一轮明月，一片狭长的浮云飘向月亮。再次推成男人的近景，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，继续抽着烟。

化入一位姑娘脸部的大近景。男人用一只手的 拇指和食指将姑娘的左眼皮分开。另一只手拿着剃刀向眼球接近。男人穿的是竖条纹衬衫，此外，现在戴着一条横条纹的领带。

然后是姑娘的头部，她睁大双眼。剃刀戳向眼睛。浮云此时从月亮前面飘过。锋利的剃刀横在姑娘的眼睛上，切进去。

天空的镜头。浮云飘过月亮前面，好像把月亮切成两半。

剃刀横切眼睛的大近景。

转暗。然后，银幕上出现字幕：[八年之后]。

全景。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。两旁高楼林立。阳光璀璨。

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。下着雨。

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进入画面，沿街而行。他的背影渐渐远去。

一位身着深色衣服，骑自行车的人进入画面。

摄影机略向前推。街上现在又是空无一人。摄影机向后拉，拍摄骑车人的正面近景。如原剧作所写的那样，他在深色衣服外面披了一件白色斗篷，把肩、腰、头都裹住了。

他的头、肩和腰都裹在白色斗篷里。

摄影机不再向后拉，化入大街，街上再次空无一人。摄影机再次向前推，化入骑车人。切入行人稀少的街道，远处可见三个行人。在骑车人的镜头上叠印骑车人沿街远去的背影。在叠影镜头上，骑车人的斗篷由于特殊的照明而显得比在原镜头上稍大。

切入骑车人的正面中景。他朝我们前进……直到呈现一只盒子的特写镜头，盒盖是黑白斜条，盒子系在脖子上，挂在胸前。

他胸前挂着一个用皮带系着的黑白条纹的长方形盒子。他机械地蹬着自行车，两手松开车把，放在膝盖上<sup>①</sup>。

中近景：骑车人的背影，一直拍到膝盖。叠印纵向的大街，他背对摄影机，在街上行进。他骑车迎面而来，直到那个带条纹的盒子到达特写的程度。

一个房间的室内全景。一位姑娘坐在屋子当中的桌旁看书。镜头略摇，推成姑娘的正面中景，然后是近景，她猛然抬头，大吃一惊。

外景的瞬间镜头。俯拍骑车人穿过街道。

转为姑娘的镜头，她激动不安，惊惧地倾听着，她突然用力合上书，扔到桌子上。书的特写：书被摔在桌上后翻开了，从其中的一页上可以看出是弗美尔<sup>②</sup>的《绣花边的女人》的复制品。

---

① 拍片时，这一细节被删去。

② 弗美尔(1632—1675)，荷兰画家。——译者

镜头切成姑娘的中近景。她站起身，摄影机跟着她走到窗前，她把窗帘掀开，朝街上看去。可以发现，她衣服上的图案和那个眼睛被切的姑娘的完全一样——她们是同一个人。

这条街上某一栋楼的第三层的一间房内。中间坐着一位衣着鲜艳的姑娘，她专心地看书。她突然感到惊慌，注意地倾听，丢开书本，并把它扔到旁边的长沙发上。书本翻开的一页上有一幅插图，是弗美尔的《绣花边的女人》。现在，姑娘确信发生了什么事，她站起来，半转过身，快步走到窗口。

俯拍大街的镜头。骑车人从一盏煤气路灯前面经过。

镜头转为姑娘的中近景。她掀开窗帘，仔细观看。她吓了一跳，退了回去。

俯拍骑车人的镜头。他停住了，连人带车摔倒在人行道旁的地上。

在楼下的大街上，前面提到的那个人刚刚停下。由于惯性，他连人带车一起摔到沟里去了，满身泥泞。

姑娘的瞬间特写，她稍微离开窗。她显得既不安又气愤——她再次靠近窗口。

俯摄的短镜头。骑车人躺在摔在地上的自行车上。

姑娘的特写。她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对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的生气。

骑车人的短促近景。

姑娘的中近景。她绕过卧室的铁床(摇拍，跟移)，想去开门。

快速特写镜头。室外，摔倒的骑车人的不安的脸。

姑娘下楼梯的镜头。

姑娘带着气愤和怨恨的表情，匆匆下楼走到街上。

躺在地上的骑车人的特写。他稍微转过头来，自行车的一个轮子在银幕的一角打着空转。

躺在地上的那个人的特写。他毫无表情，同他摔下来的姿势一样。

姑娘从屋里出来，急忙朝骑车人跑去，热烈地吻他的嘴、眼睛和鼻子。

雨越下越大，场景模糊了。

楼门猛然打开。姑娘出现了，她停了一下，看了看骑车人，向他猛扑过去（略微俯拍），她跪下，双手捧着那男人的脸，连连地热烈地吻着他。<sup>①</sup>

叠印化入盖上有条纹的盒子的特写。

化入盒子。盒子的细条纹比雨丝还鲜明。两只拿着小钥匙的手打开盒子，要从里面拿一条用薄纸包着的领带。必须注意，雨水、盒子、薄纸和领带都应该呈现为斜条纹的，只是长短不同。

特写：一只戴着戒指的女人的手，用钥匙开盒子，拿出一个小包，双手打开纸包，出现了一条条纹领带（包领带的纸是白色的）。摄影机稍向后拉，成姑娘的中景，她站在床边，骑车人的斗篷铺展在床上，还有那个盒子和一个硬领。姑娘把条纹领带系在硬领上，让这些东西都放在床上。

还是那间卧室。

姑娘站在床边，看着那个男人的物品——斗篷、盒子和系着深色领带的硬领，所有这些东西的位置，就好像是穿戴在一个躺在床上的人身上。最后，姑娘决定把硬领拿在手中，把硬领上的单色领带摘下来，换上那条刚从盒子里取出来的条纹领带。她把盒子放回原处，然后在床边坐了下来，像厮守死人一样守在那儿。（注：这里的床是指被子和枕头，稍有点皱，凹陷下去，好像真有一个人在那里。）

摄影机沿床摇摆半圈 跟拍姑娘坐下。按原剧本所描写的那样，略微俯拍的床的短促镜头。

姑娘的近景。她沉思着，显得有点疲倦。床的快速镜头。切换成姑娘脸部的大特写：她抬起头，然后，转过脸去。

这个女人<sup>②</sup>感觉到有人在她身后，就转过身去看看是谁。她看见那个人<sup>③</sup>，一点也不惊奇，来人这次没带任何用品，她非常注意地观察着他右

~~~~~

① 在影片中没有下雨，但在双人镜头中，马路是湿的。

② 请注意，原剧本从这一场开始，称姑娘为“女人”。为了避免搞错，在我们的版本中，以下仍用“姑娘”。

③ 那个人亦即骑车人。

手上的东西。她的表情紧张而且痛苦。

姑娘回过头以后的镜头是：在房间的另一端，骑车人穿着深色衣服，把左手举到眼睛的高度，略带恐惧地审视着这只手。

手的短促特写镜头，手掌上爬满了蚂蚁。

骑车人这一姿势的特写镜头。

切换成姑娘的全景，她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朝男人走去（推成二人的近景）。他站在稍后于她的地方，看着他手心中的东西。又切为蚂蚁在手上的特写。转为两个人的镜头：姑娘看着男人，她害怕地用手捂着嘴（也许是为了不叫出声来）。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到，仍然被手中的东西吸引着。最后，他的头转向姑娘，看了一下，仿佛从梦中醒来。

爬满蚂蚁的手的短促的大特写镜头。

蚂蚁聚集的画面，淡出，化入一位姑娘腋下汗毛的大特写镜头，她正在草坪上做日光浴。虽然是推摄成腋下长汗毛的大特写，并且又极短促，但还是可以看出，姑娘为了遮阳光，把一顶白帽子一直戴到眼睛上方，她好像穿着一件浴衣，躺在草地上。

从汗毛的镜头溶变为海胆的特写镜头，海胆的刺像一束草在风中摇来摇去。

手的特写，手掌中布满了从一个黑洞中爬出来的蚂蚁。没有一只蚂蚁掉下去。

化入一位姑娘腋下汗毛的镜头，她躺在阳光充足的海滨沙滩上。再化入一只轻轻摇晃着的海胆。再化入俯摄一位姑娘的头部的虹膜镜头。虹膜散开，看出这位姑娘是在一群人中间，他们企图强行翻过警察设立的路障。

从很高处俯拍一个头的虹膜镜头（如原剧本所指出的那样）。这个虹膜慢慢散开。这是一个显得十分男子气的姑娘，发型和穿着像个男子。

这位两性人用一根手杖拨弄着地上一只血糊糊的手。（马上给人以这样的印象：她想把手杖插到手指中间，让手沿着手杖爬上来。）^①

① 这是主观的解释，但符合情况。

叠印警察驱散游行队伍的镜头(大概是截取自一部新闻片)。

又一个俯拍两性人的镜头，她继续她的游戏。一些好奇的人模仿叠印的镜头中的游行队伍围成圈，被两名警察驱散了。

推拍一只被切断的血淋淋的手，手杖的下端拨弄着血手。手和手杖的特写，这根手杖试探着手腕上血淋淋的切断面。

切换成模仿游行的好奇的人们。几个短促的近景，拍摄观看这个场面的人们。他们有几分惊慌，又有几分残忍。在那些好奇的人们之中，有一个人非常恐慌，他机械地沿着手腕摸着自己的手。

切入手杖的特写。手杖翻动着断手上的鲜红的肉。

微微仰拍那些吵吵闹闹的好奇的人，然后又是那只断手的镜头。

在那个圈子中央，这位姑娘企图用一根手杖从地上拣起一只染了指甲的手。一个警察走过来，狠狠地训斥她；警察弯腰拣起那只手，小心地包起来，放在骑车人的盒子里，然后把它还给姑娘。姑娘向他道谢，他向姑娘行军礼。

必须注意，警察还她盒子时，姑娘感到一种特殊感情的侵袭，使她忘掉了周围的一切。她好像沉浸在一曲遥远的宗教音乐的回响中，那可能是她童年时听过的音乐。

街道上一栋楼房的窗户的大近景；姑娘和骑车人透过玻璃窗观看着楼下的场面。他们很专心，但有点不愉快。切入两性人的画面(斜角俯拍，好像是从窗户看她)，她继续玩弄手杖和手。

窗户及两个观看者的短促镜头。

俯拍围在两性人周围的好奇人群的镜头。

一个警察粗暴地推开几个看热闹的人，他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弯下腰拣起手，迅速把手塞进斜条纹的盒子里。

镜头推成警察的近景，他把盖好盖的盒子递给两性人，两性人一下子把盒子拿过来，把它紧贴在胸口上。

切入窗户的镜头。那一男一女越来越疯狂，战栗起来。特别是他，简直失去了理智。

切入两性人的短镜头。然后又切回到窗户，男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好像会瞪出眼眶。

俯拍两性人，她神情平静。围着她的那些好奇者先后散去了，有几个是被警察推走的。现在就剩下两性人，她还紧紧地抱着斜条纹的盒子。

一旦好奇心得满足，观众便开始散去。

这个场面被我们留在三楼那个房间里的人看到。透过阳台的玻璃可以看见他们，从阳台是能够观看到上面描述的那个场面的。当警察把盒子还给姑娘时，阳台上的两个人也表现出同样的激动，甚至流出了眼泪。他们的头好像随着一支听不见的音乐节奏来回摇晃。

男人看着姑娘，他的表情好像在说：“你看见了吧？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”

她又向大街张望，看见那位姑娘。她现在独自一人，仿佛被钉在地上，一点也不能动弹。几辆小汽车飞驰而过。突然一辆车从她身上开过，把她轧成两段，可怕极了。

姑娘和骑车人在窗后的短促镜头之后，切回到两性人，她把盒子紧紧抱在胸前。一辆辆汽车紧贴她身后飞驰而过。

窗口的男人和女人的短促镜头。他们好像是在争论什么。

切回到两性人。汽车驶过。

玻璃窗后骑车人的大近景。他做了个怪相，向下面张望。

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。

两性人的短促镜头，她看着汽车朝自己驶来，她把双臂伸向天空。盒子掉在地上。

汽车迎面驶近的镜头。

切换成两性人的中景，在发狂似的恐惧中，他把盒子紧紧抱在胸口，好像是为了自卫^①。

在窗口的骑车人的短促大特写：他露出一副凶残的笑脸。

① 这种虚假的联接，也许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评论过。

俯拍两性人躺在地上，盒子摔在一边。

刚从他身上开过去的那辆车扬长而去。来了两个行人，弯腰看地上的那个人，这时又来了第三个人。

镜头切到窗口，骑车人正望着他的女伴。

他好像在嘲笑。她离开窗户。

房间内部，双人镜头，然后是连续几个快节奏的正反打镜头：他们好像在争论街上发生的车祸。突然，骑车人把手伸向女人的身体，她马上缩了回去。他靠近她，抓住她的乳房……然后，猛地将她朝后一推。姑娘吓坏了，仿佛被男人的目光慑住了，便后退着，想逃跑。他逼近，她后退。她恢复了镇定，并向他走去；他后退（这里的后退和前进都是随着阿根廷的探戈舞曲的节奏摇曳的）。瞬间，好像是两个人紧贴在一起跳着舞。男人两只手抚摸姑娘上半身的大特写。姑娘的中景。她反抗着。男人的镜头：他躲开了一下，又冲上去，抚摸她的胸脯。

男人头部的特写（稍微有点仰拍）：野兽般的目光，嘴里流出带血的口水。

于是，带着一个有权利的男人的那种决心，男主人公向姑娘走近，他盯着姑娘的眼睛，淫荡好色地看着她。男人的脸上流露出一副可怕的、几乎是要死的痛苦表情。带血的口水从他嘴里流了出来，流到姑娘裸露的乳房上。

男人的表情变了。眼睛里闪烁着邪恶、淫欲的目光。他原来张大的嘴闭上了，因肌肉收缩变得很小。

男人的特写：看上去有些吃惊，嘴边的口水没有了，满脸猥亵的笑容。两个人的中景。两个人相对，姑娘用力抵挡他。房间的全景。姑娘后退着逃跑，翻过床，跑近窗口。摇摄男人追着她。他走路的样子极为可怕。

姑娘退到房间的深处，男人紧追着她。突然，她做了一个有力的动作，挣脱了他的手臂，摆脱了这种危害她的接触。

男人的嘴愤怒地抽搐着。

她觉察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激烈情况就要发生了。她一步一步地后退，退

到一个角落，在一张桌子后面躲了起来。

男人的表情像闹剧中粗鲁的下等人。他四处张望，寻找着什么东西。他在他脚边发现了一段绳子，他用右手把它拣了起来，他的左手也在找，找到了同样的一根绳子。

姑娘靠着墙，害怕地看着对手要干什么。

他朝她逼近，费力地拖着系在绳子那头的东西。

姑娘继续后退。

男人痛苦而又愤怒的脸的短促镜头。切回到姑娘的镜头：她贴着墙，无法再后退。她恐怖地举起手臂，取下了挂在墙上的网球拍，握在手中当作武器。

全景。她在后景。他背对观众。他突然停止向她奔去。他朝地上看，转身找东西。快速近景。他的脸更加愤怒，更加凶狠。姑娘的镜头。她害怕极了，挥舞着球拍要打他。连续几个快节奏的正反打镜头：他慢慢地朝她逼近，她吓了一跳（阿根廷探戈舞的节奏制约着这些镜头的节奏）。男人的中景。他停住了。翻着他的口袋，然后看看地，最后弯下腰拣起绳子。姑娘的短促特写。她半张着嘴。切回到男人的镜头。他左手拿着第二根绳子，直起身（阿根廷探戈舞曲又起）。

男人把绳子套在肩上，朝姑娘的方向费劲地拉着一个神秘的重物。姑娘的短促镜头。她吓得呆住了，放下了球拍。切为男人的俯拍镜头。他用劲弯曲着身子，费力地向姑娘走去。略微摇摄，逐渐看出绳子所拖的东西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瓶塞，然后是一只香瓜，基督教学校的两个修士，最后两架很好的三角钢琴。钢琴上满是腐烂的驴肉，驴腿、尾巴、屁股及粪便在共鸣箱里堆得溢出来。当一架钢琴从镜头前通过时，可以看见一只大驴头搭在琴键上。男人困难地拖着这堆东西，朝姑娘那里绝望地拉着。他推翻了椅子、桌子、一盏落地灯，等等。到处都是驴屁股。排在天花板上的灯摇晃着，光秃秃的像一根剔了肉的骨头。直到这场戏完结。

记录本上的描写相对忠实于影片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开始那个俯拍镜头

之后，紧接着许多其他镜头，都是描写两架堆满腐烂驴肉的三角钢琴的缓慢移动。

吓瘫了的姑娘的短促镜头。

切入挂在一架钢琴盘上的驴头的特写(必须指出，皸裂的驴眼清楚可见)。

切入紧贴墙的姑娘的短镜头。

男人的背影，他拖着重物向姑娘走去。在他后面，在绳子下面(绳子上装饰着钓鱼的浮漂)，两个被捆绑着的神学院学生任凭他拖着，他们毫不在乎，合着双手，祈祷着。俯拍男人拖着人的镜头(在镜头的另一端，可看到神学院学生的帽子)。

又一个键盘上的驴头的特写。

俯拍神学院学生，推成近景：他们有点害怕，但仍然保持着严肃。

房间全景的短镜头：男人朝姑娘走去，也就是朝门旁走去。姑娘脸部的特写短促镜头，接着，摇摄姑娘冲向房门的中景。男人看见这种情况便丢开绳子，也向房门冲去。姑娘穿过房门，把门带上，正好夹住男人的手。

当男人快要追上姑娘的时候，姑娘一跃而躲开，逃跑了。男人丢开绳子，拔腿去追。姑娘打开了房间的门，在隔壁卧室里不见了，但是，她来不及把门关好。男人的手伸过了门缝，但手腕被夹住了。

男人的手被挤在门缝里，他挣扎着，好像疼得直叫。门另一边的镜头：姑娘喘着气，然后，惊奇而又关切地注视着刚刚关上的门；镜头跟随她的视线摇摄全景。手伸过门的特写。手张开，看到蚂蚁在手掌上爬。特写。女人抬起手捂住了嘴，不让自己叫出声来；然后转过身去。摇摄姑娘所在的房间。在另一端，床上躺着一个身披斗篷的、胸口放着条纹盒子的男人。

卧室里面，姑娘越看那只痛得痉挛的手，就越使劲关门，蚂蚁又出现了，并在门上散开。姑娘马上又回过头，向房间里面看去，还是那个房间，只是由于光线不同而显得像是另一个房间。姑娘看见……

还是那张床，上面躺着一个男人，他的手还夹在门上，他披着斗篷，

盒子放在胸前，他毫无表情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带着一种迷信的神态，好像在说，“眼下，不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了。”

俯拍躺在床上的男人的特写。他两眼睁得大大的，目不转睛。

姑娘的特写。她注视着他在。

男人特写。他盯着姑娘，眼神中流露出某种不安。推成姑娘的近景。

男人脸部的特写。脸上既有不安之色又有爱慕之情。

〔接近凌晨三点〕

楼梯平台的镜头(我们再版的剧本忠实于原剧本，同时把那些原剧本没有、但已经拍摄并剪接好了的镜头补充进来，加上括号)。

楼梯平台上，靠近套间房门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的背影，他刚刚站住。他按了按出事的套间的电铃(按电铃的手的短促特写)。看不见铃，也看不见铃的电键，在门铃应该在的地方，通过门上所开的洞，看见两只手(咖啡馆服务员的两只手臂)，在摇动着一个银质的鸡尾酒调制器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就像一般电影中按电铃的动作一样。卧室里的人从床上一跃而起(特写)。姑娘离开了男人，穿过两个房间。摄影机跟拍她去开门。

(楼梯平台外面的短促镜头。新来的人的背影，他急忙从开着的门走了进来。)他径直地向床走去，傲慢地命令那人起来。床上那人的近景，他有点害怕；接着俯拍两个人的中景。躺着的人很不乐意起来，来人只好揪住他的斗篷，用力把他拉起来。

根据拍摄时做的修改，我们再来看看上面这两段。

全景。现在，二人面对面地站在那里；新来的人粗暴地扯下另一人的绸斗篷，从窗口扔出去。

从楼下仰拍的外景。看到斗篷，然后是条纹盒子掉在街上。

卧室。两个男人的全景。当新来者还站在窗前时，第一个人偷偷地摘下挂在脖子上的皮带(用来系盒子的)，把它揣进兜里。新来者转过身去看着他。第一个人低下头，从兜里抽出皮带，并向另一个人甩去，这个人把皮带从窗口扔了出去。

皮带掉下去的外景短镜头。

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斗篷扯下来以后，把它从窗口扔了出去。接着，盒子和被扯下斗篷的人打算用来逃脱危险的绳子也都被扔了出去。这样一来，新来者对他进行惩罚，让他对墙站着。

新来者干这一切全都是背朝着摄影机进行的。现在他第一次转过身来，在房间的另一头找什么东西。这时，画面是模糊的。当用慢镜头来表现新来者的活动时，我们看到他的相貌和另一人一模一样；他们俩是同一个人，只是第二个人的神态显得年轻，悲哀，就像许多年前的那个人一样。

两个男人的镜头，新来者做了个手势，让第一个人对墙站着。第一个人有些踌躇，最后还是像在学校受罚那样，贴在墙上。他的单人镜头。在他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个网球拍。他看着墙，然后，像个受罚的学生那样，低着头，转过身来。双人镜头。新来者让“受罚者”双臂交叉举起来。

这个闯进来的人往后退了几步，凝视着手臂交叉的人……他脱下了帽子……

〔十六年前〕^①

同一房间的门的取景。第一个人继续“受罚”。新来者走向摄影机，他现在不戴帽子，两只手合在一起，慢悠悠地踱着步子，“像在梦中一样”，他分开双手，向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子走去（摇拍）。

俯拍课桌的特写，桌上有两本染了墨迹的学生课本。看得到老式墨水瓶上面插着一支廉价的蘸水钢笔。

新来者走到房间的后景，背对摄影机成中近景。他朝一张课桌走去，课桌被框入镜头。课桌上有两本书和几样学生用品；注意确定这些东西的位置和道德含义。他把那两本书拿起来，转过身走到另一个人那里。突然，一切都恢复原位，焦点变虚，慢镜头结束了。

特写。新来者两手拿课桌上的书。他撕下其中一本有墨迹的那页纸以后，有一个合上书的短促镜头。正面中近景。他双手拿着书，又把书紧贴胸口，仍用慢镜头推拍另一个人。

① 原剧本没有这段。

第一个人对墙站着的快速镜头：他显得不安，并做出转身的动作；然后，从挂在墙上的网球拍下面，朝旁边的房门走去。另一个人把他拦住，把两本书递给他。拿着书的两只手的短暂的特写镜头。全景，第一个人回到墙根前，但现在是背对着墙；他的两只手各拿一本书，这时，新来者走到房间的另一端。

新来者走到他跟前，命令他手臂交叉，在他的每只手上都放一本书，就让他保持这种姿势，作为一种惩罚。

受罚的人现在露出一副敏锐的、狡诈的表情。他朝新来者转过身去。他手里拿着的两本书变成了左轮手枪。

镜头切回到手拿书、回去面对墙的第一个人的近景。他看见另一个人走开了。摄影机推拍拿着书的手，书变成了对准那不速之客的左轮手枪（像西部片里那样）。

背对镜头的另一个人。他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好像早就料到会出现这个场面似的。全景。前景是背对着镜头的新来者，背景是气势汹汹的第一个人；二人好像在谈话（反打镜头）。然后是新来者的虚光正面镜头，他在枪的威胁下，神情不安地举起了双手。

镜头切回到拿枪的人，他开枪了。短促镜头。子弹向银幕射来，向那个人射来（在前景的背影）。他倒下了（用慢镜头俯拍）。手枪的短暂特写，转为那个人的镜头，尽管在慢镜头的一瞬间，他好像是站着，但还是倒了下去。

他的脸部的特写，迅速转暗。

后者用一种不断增长的柔情看着他。

穿斗篷的人用手枪逼着另一个人，让他“把手举起来”，尽管他服从了，持枪人还是开了枪。中近景，新来者受了致命伤，倒下了，脸痛苦地抽搐着（焦点变虚，用慢镜头拍摄的向前倒下的动作，比前一个更加明显）。

全景草地。远处有树林，草地正中是一个裸体女人，好像坐在一条凳子上，看得见她的背部，她的衣服从背部拖到地下，挡住了凳子。被子弹打伤的人朝她倒下来。手的特写。他企图去抓女人裸露的后背，但是，一

只手伸出了画外。

切为全景。那个人倒在草地上。裸体女人还是背对摄影机，一动不动……，最后画面消失。

远处，看见受伤的人倒下去，他已不是在卧室，而是在公园里。他旁边是一个双肩袒露的女人静止不动地坐着的背影，微微朝前俯身。受伤人倒下时想抓住她，想抚摸她的背；但他的手颤抖着抽了回来；而另一只手，仅仅擦了一下裸露的背部的皮肤，他终于倒下了。

远景。几个过路人和卫兵急忙跑过来救他。他们抬着他穿过了树林，让那个狂热的疯子参与这场戏。

在田野里，有几个人朝倒下的人跑去。

接着是两个人的镜头，他们平静地走着，一边还讨论着什么（其中一人拿着拐杖）。

镜头切回到倒下的人的镜头。其他人跪在他周围，把他的身子翻了过来，掏他的口袋；有一个人听听他的心脏是否还跳动。

两个过路人的近景。他们对发生的事毫不关心，什么也没察觉。

围在倒下者旁边的那些人的俯拍镜头；其中一人还把耳朵紧贴在那个人的胸口上；另一个人把“尸体”的左臂举了起来。

两个过路人的镜头。一个第三者在同他们谈话，那个人很激动，好像在对他们解释发生的事情。

两个过路人耸耸肩膀，继续走他们的路。那个人扫兴地回到原来那个地方，那里有四个人围着死尸在讨论。

定格。最后，当其他人抬起死尸要走时，两个过路人进入画面。其中一人像送葬人似的跟着他们。运尸体的人的正面（近景）。穿过田野的“送葬人”的镜头。全景并化为送葬人的背影，他们走在草地上。（镜头结束时，再次奏出瓦格纳的音乐主旋律。）

〔我们前面说过，这一组镜头，大部分尊重原剧本。只是括号中的文字表明是作了修改的地方和重要的镜头。〕

还回到那间卧室。夹手的那扇门缓慢地打开了。（叠化为姑娘好像盯着

墙的特写短镜头)我们已认识的那位姑娘出现了。她把身后的门关上,很仔细地注视着凶手曾经面对而立的那堵墙。

男人已不在那里。墙是完好的,靠墙处没有家具,也没有装饰品。(摇摄)姑娘露出不耐烦和怨恨的神情。

再拍那堵墙,墙正中有一块黑斑。

从更近处看见这块黑斑(摄影机推进),是一个“骷髅”蝴蝶。蝴蝶的大特写(背上有头盖骨花纹的蝴蝶的特写)。

银幕上全都是蝴蝶翅膀上的头盖骨花纹。(实际上,这是蝴蝶的躯干)。

中近景。穿斗篷的人突然出现,他急忙用手去捂嘴,好像是牙要掉了似的。姑娘蔑视地瞧着他。(一系列快节奏的反打镜头拍摄这两个互相盯着瞧的人。)

当男人把手抽回去的时候,看见他的嘴没有了。姑娘好像对他说:“嗯!以后又怎么样?”并用唇膏抹嘴唇。(没有嘴的男人的中景,嘴的部位是女人的长发。)

镜头再切为男人的头。嘴的部位开始长头发。姑娘发觉后,差点叫出声来,她激动地看着自己毛发完全脱光的腋下^①。她轻蔑地伸了伸舌头,把一个大披肩披在肩上,打开门,走进隔壁的房间,那是一个广阔的海滩。(应该指出,姑娘转过身来,又伸了伸舌头。)

姑娘的中景。她把门关上以后,出现在海滩上。海风呼啸,她把条纹的大披肩紧紧地裹在身上挡寒。一个男人的背影,他面朝大海。他穿一件条纹运动衫和一条高尔夫球裤。他转过身,朝我们走来。姑娘招手叫他过来的镜头。他俩会面了(短促的全景)。

男人面对我们的单人镜头。他站住了,把手放在臀部。

海边,第三个人在等待着。他们亲热地互相问候,在海浪边漫步。

姑娘向他跑去的短镜头,她抓住他的肩膀,把他紧紧地抱住,两个人

① 在影片中是姑娘失手把粉盒掉在地上的短镜头。

的近景，他们很幸福。姑娘向她的同伴抬起头，好像很认真地向他解释着什么。姑娘头部的短促特写，旁边是男人的手，他正把他的手表伸给她看。姑娘耸耸肩(中景)，并把他的手臂放下，朝他笑笑，走出画面。

两个人的镜头，他们搂着腰，背向镜头，沿着倾斜的海岸走着。不时地亲吻。切为正面镜头。姑娘蹒跚地在布满卵石的海滩上走。刮起了大风。

他们的腿的近镜，海浪打在他们的脚。

俯拍卵石的特写。第一个人的物品(领子、斗篷、裙子、布帽)，以及斜条纹盒子散在海滩上。(俯拍二人腿的大近景；男人的脚踢着斜条纹的盒子。)

摄影机移动跟拍。海浪在他们的脚边轻轻地拍打，先是拍打皮带，然后是条纹盒子、斗篷，最后是自行车。这一镜头持续了一会儿，海浪没冲走任何东西。

女人弯下腰去拣领子和皮带。

二人的中景。女人笑着把拣起来的東西交给他。他看看这些物品，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扔掉了。二人紧紧搂抱在一起，又开始走，男的扶着女的在卵石上走。

二人沿着海滩远去的镜头。在最后这一场里，阿根廷探戈舞音乐起。

转暗。

他们继续在海滩散步，慢慢地消失了，此时，天空出现“春天”两个字。

一切全变了。现在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男主角和姑娘站立在正中，沙土一直埋到他们的胸口，他们的眼睛瞎了，衣服褴褛，阳光和虫子在吞噬着他们。

和剧本的描写一模一样的定格镜头。但是，我们要求在灰色天空的画面上出现“春天”的字样。